

❖学林漫录

陈子谦与钱钟书的交往

易立军

钱钟书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被誉为“文化昆仑”。然而,这样一位名扬四海的大学者,却视隆回才子陈子谦先生为知己,两人结下深情厚谊。

陈子谦(1944—2008),隆回县周旺镇井邵村(今井邵与石鱼合并为石井村)人。1963年陈子谦毕业于隆回一中,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奉节县工作,1979年考取厦门大学研究生,导师为郑朝宗先生。

1982年陈子谦研究生毕业,毕业论文为《钱钟书文艺批评中的辩证法探要》,这篇洋洋9万多字的论文不仅让郑朝宗大为赏识,也让钱钟书“引为真赏”。钱在给郑的信中如此表达他阅读了这篇论文后的感受:

“昨晨入手,停止一切工作,谢绝三四位远客,息心细读,感愧悚惧,现面盎背,汗流脸赤矣。子谦同志抉剔之微,具见细心,贯穿之密,备征通识。此才未可限量,惜牛刀割鸡,用违其器,弟真受宠若惊,所谓‘感愧’者也。然‘感愧’不敌‘悚惧’……子谦拈出弟非‘比较文学’者,卓见明论,超越一切谈士;此意弟数示人,而听者眇眇,得子谦而发挥透彻,弟既喜且感,引为真赏。”

知己、真赏,这样的词语,钱钟书是很少用到的。这年年底,陈子谦被分配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工作。

1983年,陈子谦的《试论〈管锥篇〉文艺批评的“一与不一”哲学》,刊登在我国最为权威的《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上。1984年5月,陈子谦受邀赴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杂志青年作者座谈会。陈子谦和钱钟书正式见面前,已经有过文字交

往。那次,陈子谦到京后即向钱先生发一信求见。钱先生立复一函云:“奉书惊喜,当抽空在舍恭候。”5月25日下午,钱先生在寓所见了 他,畅谈一个半小时。陈子谦在《缅怀钱钟书先生》一文中有简略记载:“记得那时的钱先生,精神饱满,一对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他是滔滔不绝,侃侃而谈,没有把我当无知的后生晚辈,而是当成朋友对待,先是表彰我写的两篇研究他的文章,再谈到对传记的看法,然后问我为什么不愿意留校,最后拿出他的名片,要我带上它去拜见丁伟志先生,名片上写了一句话:‘后起之秀,想兄必乐见之也。’钱先生送我走时说:‘我们通信吧!’我受宠若惊,连连点头。”

5月26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青年作者优秀论文授奖大会在京举行,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钱钟书先生向陈子谦在内的青年作者颁发了获奖证书及奖金。

不久,《中国社会科学》总编辑丁伟志先生到四川考察,陈子谦特意去拜访他,并请他为钱先生捎去两瓶青城山道家酒。7月,陈先生收到钱钟书的回信:“此番有机缘和你从神交而飞跃以成识面握手,是一大快事。得信不胜感喟,诏令不可尽信,而今之学究考论古史,尚斤斤以书为证,何哉!拙著1008至1009页所云,足供隅反。承惠仙酿,谢谢!天暑尚未开封,必能‘三杯通大道’。近得港友寄来拙集书评一篇,所见四五篇中,以此为较有功力,恰已另得一分,即附呈览。草此专颂著安。”

1986年,陈子谦先生想把钱钟书的散文《谈交友》交一刊物重新发表,写信征求钱先生的意见,顺便向杨绛先生索求一册

她的《记钱钟书与〈围城〉》。不久,有杨绛题赠并加盖印章的书寄来了。在书的扉页上,有钱先生潇洒的手迹:“奉书极感。《论交友》乃少作,请代为藏拙,不要重新‘示众’,至为恳切!其余悉听兄卓裁。草上子谦我兄……”

1990年,陈子谦的《〈谈艺录·序〉笺释》刊登于《文学遗产》。1992年8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陈子谦的《钱学论》,该书近45万字。陈子谦给钱钟书先生邮寄了一本,一个星期后就收到钱先生的回信。陈子谦只要有新作发表,都要呈寄钱钟书以批评鉴赏。而钱钟书每有新作,也必寄赠“子谦兄”。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钱先生溘然长逝,陈子谦先后收到钱先生的亲笔信20通。

1993年,陈子谦担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被聘为四川省社科院研究生部教授。1994年,陈子谦开始招收钱钟书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开设《钱钟书著作选读》和《钱钟书诗学》课程,为国内外所仅有。

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病逝。21日,陈子谦、汪洁夫妇和黎兰一道,以三人名义,给杨绛先生发去唁电。唁电中,陈子谦评价钱钟书先生一生:经师人师,集于一身;学问人品,世所共仰。

2003年9月,陈子谦收到杨绛先生的回信,就陈子谦请她写“卷首书”一事作出回复:“我是钱钟书的老伴儿,只知钱钟书之为人,不懂他的学问,学者议论他的文章,我从来不敢插嘴。为尊著写‘卷首书’,我岂不成了无知妄人!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我无需道歉,只深感先生美意。”

(易立军,隆回人,中国屈原学会会员)



❖煮酒论史

魏源的绝笔

陈扬桂

魏源一生留下1000余万字的著作。而他的“绝笔”,应该是在一幅画作上的“题跋”。

这是一幅山水画,作画者是魏源的朋友何绍基的孙子何维朴。何维朴,字诗孙,能书善画,尤以山水画见长。他的这幅山水画,描绘的是新邵县白水洞的风光。魏源在画的右上角题词为“白水胜境。诗孙世兄大作。魏源嵩。”魏源比何绍基还年长5岁,称何维朴为“世兄”,是他对有世交的晚辈的尊称。

在画的左上角,魏源题曰:“吾邑白水洞系湘中胜景,昔每游之,辄叹水自天落,而东行入海,私意颇欲一探海外之奇,此即吾纂《海国图志》之缘起也。今诗孙世兄以昔所写白水洞小景为眇,足当卧游,因识数语……”

这段题字内容很丰富:一是指指出白水洞是湘中胜景;二

是从“每游”“辄叹”可知,魏源以前多次游览过白水洞;三是魏源后来著作《海国图志》,缘起于以前游览白水洞时触发的激情:白水洞的水好像天上落下来的,一路奔腾到海,那么海外又有什么奇景可探呢?这段题词接下来告诉我们,魏源是在武林(杭州)病剧时题写的,因而连写别人的名字要空两格,不宜连格写的常识都“忘”了,可见自己真是老得太厉害了。因为自己老病缠身,也只能“卧游”山水了。

据史料记载,魏源于咸丰六年(1856)秋寓居杭州僧舍。次年二月开始患病,三月初一日病逝。可知魏源给何维朴的山水画题词,是在咸丰七年(1857)二月以后,所以可称为他的“绝笔”。

(陈扬桂,隆回人,湖南省作协会员)

❖史海钩沉

漫话黄龙

阿 旧

黄龙镇隶属于新宁县,地处县东北部,东界东安县大庙口镇,南邻白沙镇,西北接高桥镇,北靠清江桥乡,区内脐橙国内闻名。明时属零阳乡,清时属扶阳乡零阳里,皆称黄龙村。民国二十一年(1932)属第四区,为黄龙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属二区。1961年5月,横铺公社析置黄龙公社。1984年5月,改公社为乡。1985年2月,撤乡设镇。

黄龙镇地名来历,民间传说是因为当地有神物“黄龙”出没。古有“黄龙负舟”的神话,出自《吕氏春秋》,是说大禹视察南方,渡平江,有黄龙负舟,舟中之人仓皇失色,独大禹仰天而叹:我受命于天,殚精竭虑是为了百姓所需,而人生死有命,我又何必忧惧黄龙呢。后黄龙“俯首低尾而逝”。不过,据乾隆庚子(1780)恩贡陈举的《黄龙庙碑》及县令周岸(乾隆五十五年任)的《黄龙桥碑》记载,黄龙镇是因为此地昔有黄、龙两姓人居住而得名。《黄龙庙碑》称:“盖以黄氏、龙氏世居此地,始建此庙以祀土神,遂颜其庙曰黄龙。”《黄龙桥碑》亦云:“斯桥也,因其地旧有二姓曰黄氏龙氏,故即以黄龙名。”

清道光年间,国子监学正蔡信芳曾过黄龙沉水村,有诗《过黄龙村》:“平桥十里野人家,种得垂柳一般遮。沉水好香炉熬鸭,磨云古砚墨涂鸦。茫茫船尾涛头直,阵阵山腰雨脚斜。芳草有情应笑我,酒樽诗卷在天涯。”

据道光《宝庆府志》等载,黄龙村夫夷水纵贯,多津渡桥梁,有麻叶、沉水、观音、龙形、清浪、满竹、太平、雷家、兴隆、香炉石、黄龙等十数处渡口;有柳山、黄龙等桥。黄龙桥跨黄龙水,黄龙水出杨家冲,注入夫夷江。万历《新宁县志》载,明万历辛卯(1591)知县汪绍英重修黄龙桥,可见黄龙桥建造时间较早。

黄龙不只“平桥十里”的河岸良田,也有峻岭高山,除上面提到的峰佳山,还有蒋家山、石床山、芋头山、铁头山、老人峰、人字峰、雷劈岭、洪洞岭。其中洪洞岭有岩洞深邃莫测,曾是古人避乱的地方。蒋家山西北有鹰岩,鹰岩东北又有龙子岩,皆为当地名胜。



彩云归

伍朝军 摄

不久前,94岁高寿的陈西川老师驾鹤西去。他是扎根乡土,视美术教育为己任,视生如子的画坛宗师。他的众多弟子用发自肺腑的挽联、诗歌、散文,来深切悼念和深情感谢自己的恩师。我也委派了女儿、女婿到灵堂祭拜了这位老朋友。我曾同西川老师进行过三次交谈。

第一次是1988年。我从部队转业回邵阳不久的一天,同妻子月娥来了个故地重游,登上了六岭。30多年了,六岭上那抗日英雄纪念碑依然矗立,那棵樟树长成了参天大树,旁边的那栋两层楼房依旧。我俩上楼参观,只见大厅墙壁上挂满了人头习作画像,桌子上摆了临摹的碗、瓶、缸、罐和石膏头像。一位戴着鸭舌帽的老师,正在给四五十个青少年讲绘画课。见我俩进去,他马上向我打招呼。我自我介绍说,我姓伍,是最近从部队转业到市委宣传部工作的。他说:“我叫陈西川。我也当过兵,在广西打过土匪,现在市群众艺术馆工作,正在教这些小同学们学画画。”我说:“我所在的那个师曾

❖宝庆人物

呕心沥血育英才

——记陈西川老师

伍想德

1949年打胜衡宝战役,参加解放邵阳入城仪式后,经五峰铺开往广西十万大山打土匪了。我们还是战友呢!”我问,这些学生要缴多少学费?他说:“不收钱的,我是义务教他们画画。他们大多是农村山里的孩子,热爱美术才来学画的。我能帮他们飞出大山就好了。”我说:“你有本事教学生画画,让他们成为参天大树,很有意义啊……”后来我了解到,“西川美术”共培训了上万人,考上美院的超过三千,有些人成为很有影响的画家。

第二次交谈,是在市委旁边一栋楼房的三楼上,“西川美术”搬到这里来了。当时,正在读高中的小外甥女齐子,准备报考林业大学的园林设计专

业,而园林设计专业要考素描。她原来只跟画家莫球葆老师学画花鸟,需要补上素描,我便带她拜师西川老师。西川老师非常热情地接受了,在他的教学大画厅里给我和齐子讲解了素描。他说,素描是绘画的基础,是学画必不可少的;素描功底深厚与否,决定着一个画家的发展,李自健等著名画家就是靠着素描功夫扎实而走遍天下的。后来,齐子考上了西南林业大学,以后她又到了美国加州大学影视编导专业学习,目前已学成回国。

第三次交谈,是李自健在“西川美术”讲“人性与爱”的时候。李自健“人性与爱”环球巡回展载誉归来后,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展出,专门请了他的两位启蒙老师陈西川和何斌阳。在开幕式上,李自健向众多来宾隆重介绍了他的这两位老师。回到邵阳,李自健到“西川美术”专门向学生们讲学,我同唐琰等人也参加了。讲座结束以后,西川老师请李自健、唐琰和我到他家午餐。他家在文化局宿舍二楼,一间卧房、一间书房,还有只能放一张矮小餐桌的小客厅,没有一件像样的新家具。我们四人围坐在小旧木桌四周,吃的是腊肉炒猪血丸子、西红柿炒鸡蛋、辣椒炒豆豉等,喝的是他农村亲戚送来的米酒。

我们边喝边谈。陈老师问我:想送一幅画给你,你敢不敢要?我说你的大作求之不得,你准备送一幅什么画给我?他说是一幅裸体画。我说那是艺术,只要你送,我就必收。他说,有人严厉批评了他不该画裸体画。我说,这和有人批评名著《红楼梦》是淫秽书籍一样,分不清艺术品和淫秽物的界线。

(伍想德,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